

我的学生时代

○孙立人（1923）

我说学校教育应当严格。现将我一生所受的严格教育情形，分别说给大家听，供作参考。

一、家塾时代

我六岁入家塾，起居饮食与先生在一起，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同时，我父亲管教极严，对子女幼时即加管束，“坐有坐样，站有站样”，绝不许随便。尤其不准子女说谎、骂人。如果犯了，就要撕破口，甚至淌血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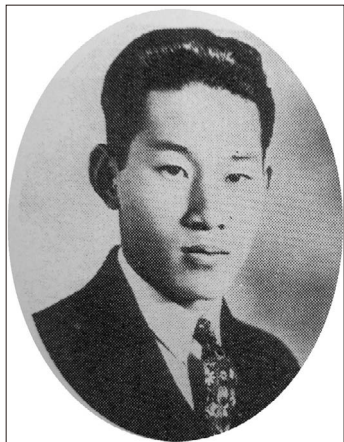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先生吃的东西，比我们家里自己吃的要好。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总要先去敬奉先生。究其缘故，就是希望先生对我们严加管教。

二、清华时代

我十三岁去投考清华的中学部。那时先出各省初试，安徽省投考的有几千名，名额只取三四人，结果我考上了。再到北平复试，也被录取。记得上学那一天，父亲带我去见周诒春（寄梅）校长，父亲对校长说：“我这儿子交给校长，请校长看作自己的儿子，严加管教。”

我们每人有一学号，我的学号是171号。这学号确定后，无论座位、寝食、食堂以及衣食，都得记着171。

当时有个斋务主任，姓陈，外号陈胖



清华读书时的孙立人

子（陈筱田先生，天津人，说话干脆而尖刻，精神饱满，认真负责，在清华以严格管理闻名。本刊注），对学生的一切管理极严。直到抗战前一年，那时我留学回国已经很久了，见着陈胖子，我仍照旧毕恭毕敬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觉得对他非如此恭敬不可。而他也仍旧直呼我171号。由此可见，只要先生爱惜学生，认真管教学生，不欺骗学生，纵然非常严格，学生仍是恭敬先生。并且越是管得严的先生，学生长大后，对他越恭敬。

三、普渡大学时代

清华学校毕业以后，因为父亲看到当时北洋军阀割据地盘，误国害民，全无好处，

□ 旧文照登

所以绝不许我学军事。如果我一定要学军事，父亲就不认我作儿子。我因为遵从父亲的意见，就到美国普渡大学去学工程。美国的民主是有法则的，他们的自由有范围。他们的学校仍是尊师长重秩序，绝不侈谈民主与自由。比如座位、桌子，每人都有一定的座次与宽度，过此即不得自由。这是极合理的事。在学校中，军队里，绝对要守秩序守纪律。

我在普渡大学，先生讲的，即是命令，必须遵从，绝不准反抗。学生在课上睡觉，先生即开门叫他出去，而学生也绝不能反抗。

四、维吉尼亚军校时代

普渡大学毕业后，我又找到一个机会，考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，改学陆军。我之所以改学陆军，以及在军校的一切情形，也可以告诉大家。

（一）学陆军的动机

我父亲见我幼时懦弱，一贯主张我学医。而我却不愿意，只想学陆军。后来虽

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，孙立人将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，在体育馆南端喷水泉前留影。晚年时，他在照片背面写下：它曾供给我多少甘饮

然学了工程，但不是我的素志。至于说到我所以有学陆军的抱负，其动机还发自我很小的时候，当时只有九岁。

大约那是宣统元年，我当时住在青岛，而青岛德国人势焰很大，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。一天早上，我到海边去玩。那海边有一种有色的石子，一般人常捡了回去放在水仙花盆中。那天，我寻得了一块红色的，很是很好看。当然以小孩子的心境，真欢喜得如获至宝。不料，身边有一德国小孩，他也正在寻石子，见我得了一块好看的，就向我要。我不肯，那小孩失望地哭了。接着来了一个德国大人，不问是非，就从我手中抢去了那块红花石子，给与德国小孩，并打了我一记耳光，牵着小孩，扬长而去。当时我年纪虽然很小，但已深深感悟到中国太弱，中国人太受欺，我将来非争气不可。当时我受了耳光，虽然不敢告诉父母，但我心里却种下了学习军事的决心。以期将来献身国家，为国家争光荣争地位。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由中学而大学而留学，这志愿始终不变。但我却不是想升官发财，做军阀，耀武扬威。但因父亲反对我学陆军，我只得顺从。在美国取得工程学位后，我便偷偷地向大使馆请求去进军校。当时我已在一家糖果公司实习。实习费每月可得160美元，再加上公费每月80元，薪给优厚，生活舒服，汽车也买了。实习了大约一个月工夫，在一个星期六那天，我接到大使馆的通知，中国政府已批准我转入军校。我立即卖掉新买的汽车，检点行李，在星期日就赶到维吉尼亚军校报到。我自幼即想学陆军的志愿，终于达到了。

（二）初入军校的情形

维吉尼亚军校，在美国南部，与西部的西点军校齐名。美国的南北战争，北方胜利，所以西点就成为国立，而维吉尼亚成为省立。这学校有百多年历史，有其传统风气。新生入校后，要受极严格管教。而管理的习惯，是以老生来管新生，竟以打人最凶而闻名世界。但听说近年来也稍有改进。

我入校时，只有一个华侨在该校学习，我是第二个中国人。这位华侨还鼓励别人来苛待我，这真是何等可笑的小心眼儿。听说后来他回国在军队里干了一阵子，现在做生意去了。

（三）老鼠生活

维吉尼亚军校，流行着一个特别的名词，就是大家都叫新生为“老鼠”。这表明新生如老鼠，老生如猫。猫随时可以捕捉老鼠，老鼠一定要怕猫。当时我是新生，当然也就是老鼠之一了。全校共有四五百同学，新生约占四分之一。以三百多双眼睛随时监视着你，试问谁还敢乱规矩？岂止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。还有美国人睡觉，照例是要开窗子的。每天都会派老鼠轮流替老生在早起前将所有的窗子关好。

在我未去之前，张作霖派一个学生在那里学习，经不起折磨，结果生病死了。后来又有一个中国同学，名叫李志明，在那儿竟至气疯了，结果退学。

现在我国贪污风行，未尝不是“刑赏不周”、“有罪不罚”，优容所致。当时我们考试，根本不用先生监考。先生将题目略加解释后即行出去，每个同学绝不作弊取巧，因为觉得作伪是莫大的耻辱。分数不及格而被开除，大家还承认你是同学，

如果犯了不名誉事而被开除，大家就会不承认你是同学了。所以严格教育才是养成善良习惯的有效方法。

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报到，那时我已是一个老生了。一个美国学生说：“又来了一个抽大烟的。”我回头给他一拳，他不服气，到我房中来谈判，他说我不该打他。我说：“你不先说侮辱我同胞的话，我不会打你。你说了，我就要打！”结果，他终于认错了事。

（四）我在军校的收获

我在维吉尼亚军校几年，对于学识技术上的收获，也不过是那么一点儿。而自认为最有益的，却是那种严格的训练，以及千奇百怪的苛虐。它将我的性情磨练了下来。后来在社会上做事，虽曾遇到种种挫折，但一想到维吉尼亚时的情形，就觉得我应当忍受。而且忍得下了，否则，我这二尺五军衣，早就脱下不干了。我的性



2015年10月，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昌虎（左）向抗日名将孙立人次子孙天平颁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

□ 旧文照登

格本来急躁，小时的驯顺，只是未曾发挥本性而已。及至年长后，诸事便不能好好忍耐，所以我出国时，父亲特为送一个墨盒，上面刻道：

曾子曰：士不可不弘毅。朱晦翁释曰：弘为宽广，毅为强忍。“汝本中材，当于此下功夫！”

因此我在维吉尼亚时，任何横逆之事，都能忍受。所谓忍受，并不是被环境征服，而是抱定自己的志愿去忍受横逆之来侵。所谓“逆来顺受”，即强忍到底。

记得维吉尼亚校长常说：“我们这种打人的风气，严格的训练，并非恶意。对任何人也没有歧视，我们的目的在使你锻炼成人。”

古人说：“百炼钢成绕指柔”，经过

锤炼才会有弹性，有韧性。何况一个骨血之躯的军人，非经严格训练，不足以任重任。

五、结论

上面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，叙述我一生所受教育严格的情形。尤其是维吉尼亚军校，更非常人所能忍受。但是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叙述这些，并不是提倡打骂教育。而只是证明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才能有用。所谓严格，是要一步不放松，要互相严格要求，要随时互相检讨批评，造成严格风气。这比打骂更为有效。打骂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，能够不用，才是上乘。“鞭拳主义”不是部队长应有的手段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

（摘自孙立人《从我的经验谈统驭管理》）

值得我们学习

——为梅校长六十寿辰而作

○傅任敢（1929 心理）

最近北方教育界有两大盛事。一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，一是清大梅校长六十寿辰。清大一向是不做这类应景文章的，可是，这次为了梅校长的六十寿辰，竟把学校七种学术刊物都作成了纪念他的专号，并且还打算大大庆贺一番。梅校长的生日平时是没人知道的，只有这次才没有瞒得住大家。这原因是：普通的六十寿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存在着。

由于梅校长的一向韬晦，由于我自己的领悟不够深刻，我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

对于中国教育界的全部贡献，我也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全部品格。但是，我觉得，就教育界而论，他确是蔡子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。我们不妨各就所知，各就所见，趁此谈谈。

谈到梅校长，我们最易想到的是他的专。他是一九零九年清华第一届的留美学生。那时他才二十一岁。他在美国吴士脱大学学习工程。一九一五年回国，便回清华服务，由教员，教授，教务长，到清华